

■ 新书导读



《柳青传》
刘可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作者是柳青长女，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九年，八十年代后走访历史当事人，作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自2000年起全力写作本书，为我们呈现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安魂》
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死亡是人生的结局，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本书零距离观察死亡，对人的最后归宿展开想象，既是对死者的安慰，也是对生者的宽慰，是一支沉郁中夹着旷达的安魂曲。



《泣血长城》
紫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该书是7·16大连特大原油火灾纪实作品。作者历时4年，采访387人，作者把重大事件日常化和个人化，把宏大的客观化叙事转换为心灵史与事件史的融合。每一页都是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如果回到宋代，现代人会嗅到一丝熟悉的气息。那里有琳琅满目的美食，有从不宵禁的城市，有层出不穷的娱乐，有丰富的精致的物质文化和艺术追求……今天且看看宋代人如何过元宵节。

装的都是“会子”（纸币），每遇到在杭州城做生意的商民，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这叫作“买市”。《武林旧事》有记载：“吏魁以大囊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必用小托盘放着梨、藕数片，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重复领赏，官府也不去计较。

宋朝的元宵节还有一个惯例：天子与民同乐，以示亲民。一首宋代小词写道：“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说的便是宋朝皇帝在宣德门与民同过元宵的情景。每年的正月十四（或十五，或十六）之夜，皇帝都要“乘小辇，幸宣德门”，观赏花灯；随后，“驾登宣德楼”，宣德楼下早已搭好一个大露台，诸色艺人在露台上表演相扑、蹴鞠、百戏等节目，皇帝坐在楼上欣赏表演，“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先到宣德门下的市民，“犹得瞻见天表”，得以近距离一睹龙颜。

《生活在宋朝》
吴钩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奇妙经济世界里的“善恶开关”

□ 胡艳丽

们往往会选择摘取眼前唾手可得果实。为何理性的人总是作出不理性的决定，为何人们总是急于为享受现在而折现未来？书中指出，短视是人类的通病，想象未来终归是困难的，在未来的不确定和眼下的确定之间，兑现即时利益，会令人更加安心，这也恰是人们难以很好的执行远期计划，贪图一时享乐的原因所在。

与透支未来相比，还有一个更深的误区，便是“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常用这样的思想胜利去鼓励孩子、鞭策自己，却往往忘记了出发的目的。比如，坚持读完一本不喜欢的书、坚持练习并不喜欢的才艺，坚守一份令自己痛苦的职业。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尤其如此，曾经付出的越多，便越不舍离开，甚至到了“头悬梁、锥刺股”，以苦行僧的方式苦苦坚持的地步。殊不

知，在这痛苦的坚持中，我们已经被曾经的付出，即沉默成本套牢。与其执着一份不喜欢的事业，赔上所有的快乐，不如迅速转身，给自己新的机会。从经济学角度，这也是一个自利的人应有的理智。

相比于高深复杂的经济理论，行为经济学可謂是雅俗共赏，认识他人、了解自己是行为经济学的入门阶段，而将其原理应用于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商业、教育领域，更能显现行为经济学的神奇魅力。比如书中所述的以经济学思维解决犯罪率居高不下，调整狱监的报酬取得方式以提高犯人出狱后再就业的成功率等，在看似不可思议的表相下，实则深藏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密码。

人性中藏着恶的种子，很多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问题，确需经济的手段来进行解决。若有好的激励政策，魔鬼也会长出天使的翅膀。需

要注意的是，经济激励会产生广泛的社会涟漪，了解人们面对激励的反应，有可能产生的行为改变，是执政当局必修的功课。

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时候人们追求的是福利与幸福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金钱收益的最大化，虽然书中所述的一些问题，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引入经济的分析方法，权衡各种决策带来的利弊得失，仍会帮助人们看清事物的真相，优化决策。另需指出的是，书中所述的案例，并不一定关涉金钱，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也未必指经济上的收益，它更多的指涉人的幸福、快乐，而不是以金钱权衡各种利弊得失。

《魔鬼经济学2》
[澳] 安德鲁·利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品味细节中的民国

□ 文景

烁今的大儒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他对李大钊遇害一节的回忆，则让人不胜唏嘘、不忍卒读。他对这些学者的追忆文字，正如《南渡北归》作者岳南的推荐语所说，“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政、学界生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

梁漱溟早年研究佛学，因亲见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得不涉猎政治；1922年29岁时即与李大钊一起致力于倡导裁兵；1924年离开北大后，他长期致力于乡村自治的实践，希望能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的新路径；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与国民党“军神”蒋百里探讨抗日战略，又参与组建民盟；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秘书长，他参加了国共和谈，努力协调双方分歧。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大事件，梁漱溟都有份参与，他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对后人了解民国历史、了解中国现状都极有益处。

作为一位交游广阔、既有见识、又有实践精神的学者型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有过多次机会与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忆往谈旧录》一书中中专节记录他对这两位领袖的印象，例如，同样是与他进行交流时，“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

穿越宋代去旅行

□ 林颐

一路停停走走，惬意得很，据说陆游用了42天从绍兴到达金陵，这段路正常速度几天就可以到了，这事儿不稀罕，不过大家都这么干的结果就是财政负担沉重，到后来就难以支撑了，于是只好规定了到任时限和接待规格，高官的待遇肯定更好，杨万里就在诗中抱怨了自己无奈让出客房的遭遇。

现代旅行往往让人糟心。车如蜗牛堵半天，到了景区看人头。宋代虽然没有宽阔的大马路，但是驿道四通八达，水路畅通宽阔，山径则有驴马代步，倒是比现代旅行更多了一份“慢游”的乐趣。张昞把长江称作“宋代交通系统的生命线”，航船舟行，不仅可以观赏两岸风光，还可以看见来往穿梭的商船，宋代之繁华，未必都在东京，长江更加蓬勃活泼，若是平稳的分支河道，我们还可以换乘蚱蜢舟，像李清照那样在藕花深处与鸥鹭争宠。

宋代文人是最爱写文章的，也是最会写文章的。“柳色西門路，看公上马时。亦知非久别，

“出我不意，袁即从我身右侧走过，其身量似若短于我者，而宽阔于我，头发斑白，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这一幕发生在1912年3月10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之日。袁对此一职位的不屑，或反过来说，袁的政治抱负与野心，通过“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的细节表露无遗。记录这些细节的，是在现场采访的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记者，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梁漱溟。

百年后，梁漱溟对民国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细节性回顾，通过《忆往谈旧录》一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梁漱溟原籍广西桂林，蒙古族，为元室梁王之后，一代奇才，1911年中学毕业，次年入同盟会，成为《民国报》记者，五年后竟以中学学历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入北大哲学系任教，时年24岁。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年，这段经历使他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一批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有深刻影响的大学者有了交集。他对梁启超的追忆，让人对这位人品天下无双、学问震古

人类成功探测“引力波”，再掀时空穿越话题。如果你想去宋代，推荐你先阅读青年历史学者张昞的作品《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作者平易的文笔、趣味的选材让本书显得亲切。

该书囊括了旅行的基础设施、公文手续、送别仪式、人文景观、名胜与地方史等各个方面，嗯，此书在手，可以放心穿越啦。

办理身份时建议点击“文人”。宋代优待文人。文人大多当官，官员三年轮换，经常迁徙流动，即“宦游”。要么官府报销，要么亲友资助，自己很少掏腰包。范成大爱用“万里”入诗，燕山首句云：“万里汉家使。”桂林云：“万里汉都护。”成都云：“万里桥边客。”他所说“余于南北西三方，皆走万里”虽有夸张，但亦足见宦游范围之广。旅途中有随身军士挑担、护卫，可乘坐官船或车马轿子，遇到馆驿客棧皆可投宿，各地方官府都有接待任务，沿途还有慕名的乡绅前来相邀，顺便观光风景名胜，这

元宵是宋人的狂欢节

□ 王舒 整理

是观灯的美人。

如果我们以为宋朝的女子“躲在深闺无人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则是想错了。平日里，汴京的“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茶坊）”，元宵更是女性夜游的狂欢节，放灯期间，每当华灯初上，宋朝女子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冠、项帕（都是首饰的名堂）”，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出门赏花灯。夜市之上，“都民仕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观灯的女孩子，尽兴游赏，甚至彻夜不归：“每出，必穷日尽夜漏，乃始还家。往往不及小憩，虽含酸涩疲恋，亦不假寐，皆相呼理残妆，而速客者已在门外矣”。早晨归家后，虽然疲惫不堪，却舍不得小憩片刻，整理一下残妆，又与朋友游玩去了。

元宵之夜逛街看灯的女子之多，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那就是灯收人散之后，汴京、临安的市民都有持灯笼路拾宝的习俗，往往能拾得观灯妇人们遗落的贵重首饰。《武林旧事》记载：“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笼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物堕理，往往得之。亦东都（汴京）遗风也。”

多情少女、风流少年明着看灯，眼角却偷偷偷人，宋词说，“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男女四目相对，难免擦出一些醉人的火花，恰如明朝的文人所描述：“宋时极作兴是个元宵，大张灯火，……然因是倾城仕女通宵出游，没些禁忌，其间就有私期密约，鼠窃狗偷，弄出许多话柄来。”但明朝文人的说法或许带有偏见，发生在元宵夜的爱情其实很美好，哪里是什么“鼠窃狗偷”？

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如此良辰美景，岂可辜负？于是在宋朝的元宵夜，“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东来西往

设置有人工瀑布——用轱辘将水绞上山棚顶端，装在一个巨大的木柜中，然后定时将木柜的出水口打开，让水流冲下，形成壮观的瀑布，灯光映照之下，甚是好看。宣德门楼的两个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有灯球、灯架、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风灯、水灯、琉璃灯、影灯”，等等，灯品之多，让人目不暇接。

宫廷的花灯无疑最为豪华，某年官禁制作的“琉璃灯山”，高五丈，上面有各式人物，由机关控制，活动自如。至深夜，则“乐声四起”，“放烟火（即烟花）百余架”。

民间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灯品至多”，“精妙绝伦”。走马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珠子灯，“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鏤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罗帛灯，“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号‘万眼罗’者，此种最奇”。有一种“无骨灯”，浑然是一个大玻璃球，非常奇巧；还有一种名为“大屏”的巨型灯，“灌水转机，百物活动”，用水力驱动旋转。“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如花女眷，“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

宋朝人的元宵夜，恰如辛弃疾《元夕》词所形容：“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宋朝元夕，“华灯宝炬，月色花光”。比月色更迷人的是人间的灯火；比华灯更动人的

■ 速读

东风夜放花千树，一夜鱼龙舞

对于生活在宋朝的人们来说，最盛大、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并不是春节，而是元宵节。

“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说起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必想到花灯。元宵放灯的习俗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放灯时间为三天（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赵宋立国后，宋太祖于乾德五年正月下诏将元宵放灯时间延长至五天。南宋淳祐年间，又增为六夜，正月十三日就开始放灯。

而元宵放灯的节日气氛，老早就开始酝酿了。才过了冬至，在汴京宣德门前的御街上，开封府早已用竹木搭好了用于放灯的棚楼，饰以鲜花、彩旗、锦帛，挂着布画，“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这种棚楼叫作“山棚”。从岁前开始，汴京御街两廊每天都有各色艺人表演各种娱乐节目：魔术、杂技、说唱、歌舞、杂剧、蹴鞠、猴戏、猜灯谜，“奇巧百端，日新月异”，节目单绝对比央视春晚的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

随着元宵节临近，人们又在御街山棚的左右，摆出两座用五彩结成的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塑像，身跨狮子、白象，从菩萨的手指，喷出五道水流——这是最早的人工喷泉装置吧！从山棚上到皇城宣德门，有一个大广场，官府在广场上用棘刺围成一个圆圈，长百余丈，叫作“棘盆”。棘盆内搭建了乐棚，教坊的艺人就在这里演奏音乐、百戏。游人站在棘刺外面观赏。

到了放灯之期，山棚万灯齐亮，“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上面站着身姿曼妙的歌妓美女，衣裙飘飘，迎风招展，宛若神仙。山棚还

行为经济学好玩又有趣，它教你迅速忘记失误重新开始，鼓励你在适当的时间内“朝三暮四”迅速试错，甚至是学会懒惰，凡事不再亲力亲为而是委托他人。这些看似投机取巧的行为，实则是经“成本—收益”分析后的优化选择。

在《魔鬼经济学2》中，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安德鲁·利以各种生动有趣的案例，展示了行为经济学的诸种妙用。原来在经济学的显微镜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社会存在那么多刻板偏见，有时成功只是偶然、公平只是一个玩笑……

不妨先看一下生活中的误区。在巧克力面前，人们往往会选择先享用它的美味，而将减肥计划延后到明天再施行；明知早睡有益身体健康，仍然在每一个深夜坚守在电脑旁乐此不疲。在较小的既得利益，和较大的远期奖励面前，人

德国地处欧洲心脏。德国的兴衰荣辱牵引着周围各个国家的命运，牵引着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

身为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英国历史学家布伦丹·西姆斯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说1453年迄今的欧洲历史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那么，要想下对棋路，关键就在于抓住棋眼——德国。围绕德国的地缘政治，以点带面，渐渐向外扩散、拓展，将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乃至大洋彼岸的美国的史铺展延伸，《欧洲》这部作品就得以拥有了庞杂而不紊乱、繁密而有头绪的脉络。

国际政治中有一种很有名的理论，叫“现实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的愿望。《欧洲》主要展示的，就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扩张欲望如何打破欧洲和世界的平衡，以及这种欲望如何受到遏制，还有其他大国如何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过程。

“谁能控制欧洲，谁就能领导世界。因此，我们奋斗的目标仍然是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是只有德国才能将欧洲联结起来。”这是希特勒在1943年时说的。希特勒罪恶滔天，但不能否认他有不少卓见。从《欧洲》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英王亨利八世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都想要夺取它，查理五世曾经拥有过它。从法王弗拉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六，都在谋求夺取帝国的王冠，拿破仑也非常严肃地考虑过要成为那里的主人。而希特勒的野心通过德意志第三帝国展露无遗。事实上，从伊丽莎白一世、克伦威尔、马尔伯勒公爵、俾斯麦，一直到后来的罗斯福、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世界的目光一直聚焦德国。简而言之，只要控制了德国，就控制了欧洲的中心；只要控制了欧洲，就将主宰整个世界。

德国的历史教训在于，它曾经把属于自己的特性作为普遍真理，强迫其他民族接受，甚至不惜为此血腥屠杀。如今，德国已经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并且正确地把自己在二战后走过的道路视为普遍真理之下的特殊经验，统一后的德国重新腾飞，并在欧盟的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领头羊。世事如棋局局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种因素并存的复杂世界，可能是竞争关系，也可能是合作关系，也可能是竞合关系。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做活这盘大棋？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更加共生共存，相依相伴。

《欧洲》
[英] 布伦丹·西姆斯 著
中信出版社